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宋）佚名 撰

4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宋)佚名 撰

四

北京圖書出版社

第四冊目錄

卷四十九	乾道六年六月至十二月	一
卷五十	乾道七年	二九
卷五十一	乾道八年	一
卷五十二	乾道九年	七三
卷五十三	淳熙元年	一〇九
卷五十四	淳熙二年至三年	一四九
卷五十五	淳熙四年	一八一
卷五十六	淳熙五年	二三五
卷五十七	淳熙六年	二八一
卷五十八	淳熙七年	三〇九
卷五十九	淳熙八年至九年	三四七
		三八一

卷六十	淳熙十年	四一九
卷六十一	淳熙十一年	四五七
卷六十二	淳熙十二年	四八七
卷六十三	淳熙十三年至十四年	五二五
卷六十四	淳熙十四年至十五年	五五九

增入諸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四十九

孝宗皇帝九

郊拋
降祀

詔放借免
貸米

乾道六年六月辛亥詔諸路監司責任非輕近來多有闕官去處可檢照累降卿監郎官更迭補外指揮施行 壬子內拋降郊祀詔曰要當一純二精務盡吉蠲之饗蓋爲羣黎百姓匪專服御之華 丙辰權目貽龔鑾奏本軍去秋旱申告朝廷於高郵軍撥米二千石賑貸今二麥收成見准總所牒催還已一面告報人戶情願具到收成熟田每畝送納課子小麥三升補助支遣勘會龍鑾所陳止緣終所拘催先借撥過高郵軍椿管米二千石致上件申請特與除放

臣留正等曰荒政之修至於免放租稅賑貸穀粟仁矣然自唐以來放免者或督之如故賑貸者或責之必償一時貧民莫被實惠今壽皇寬江東之丁稅則州縣依舊科取之錢重行禁戒念盱眙之贍給則總司拘還之米特與除放其仁如天臣於壽皇見之

癸亥軍頭司引見臨安府踈決罪人

臣留正等曰恭聞真宗皇帝咸平之四年嘗勅三司引逋負官物人于崇政殿上親臨問釋二千六百餘人除二百六十餘萬緡越明年又閱逋負名籍釋繫囚一千一百六十蠲物八萬三千信

罪
踈
決
人
見

張
言
模
定
規
先

史書之天下誦之以謂堯舜三代之仁政不能加毫末於此今 壽皇聖帝哀矜庶獄蒐講舊典厘當暑引見繫囚尋降赦書悉從末減仁哉 壽皇聖帝之心 真宗皇帝之心也

丁卯新除尚書吏部員外郎張栻進對奏近日陛下治徐孝叔請託之罪併及徐伸罷之英斷赫然臣爲諸臣言陛下懲奸不私於近有 君如此何忍負之 上曰朕意正欲羣臣言事如其不言是負朕也又奏謀國當先立一定之規周密備具按而行之若農服田力穡以底于成 上曰奕者舉棋不定猶且不可況謀國而無定規乎

臣留正等曰儒者論治大率開導人主先定規摹
世或以爲常談不知規摹一語深切治道孔子欲
爲政於衛則曰必正其名孟子欲當路於齊則曰
反手而正此固孔孟規摹也儒者宗主孔孟一旦
抗身於天子左右從容講摩苟其當時規摹未定
悠悠玩歲詐得已於言哉張栻自遠外來甫一進
對首及於先定規摹而壽皇聖帝則曰奕者舉
棋不定猶且不可一言悟意非理到者歟

辛未臣僚言切見勅令所書成欲進愚謂此書蓋
君子所盡心者金科玉條不容有改况其利害禍福
所係非輕欲望朝廷曲加參訂所貴永有成法天下

幸甚詔委兩省侍從審覆訖取旨進呈

臣留正等曰周公作立政其及庶獄者凡四而終必曰勿誤至呂刑之作歷陳五刑之用而審克一語亦四及之正惟刑之不可不加敬也壽皇聖

帝責兩省侍從詳覆刑書其得成周敬刑之意與甲戌權發遣靜江府李浩朝辭進對上諭鹽事

曰相度以聞官吏貪虐庸懦不任職奏來乙亥趙廓權發遣江南東路兵馬鈴轄回朝見進對論治軍務要嚴整又論州兵須以正兵夾習上曰嚴整乃

治軍之要州兵當兼正兵同赴功廊奏臣所陳皆今

要軍乃治整事臣蓋守諭

日軍政之弊

臣留正等曰郡國之置軍久矣建一府必曰軍府列一州必曰軍州示不能去兵也今府若州隸尺籍者不少要皆緩急非所恃正惟典司戎政之臣訓齊閱習不知嚴整姑求具文而塞責也廓以治軍務在嚴整告壽皇聖帝而天語俞之廓其能嚴整者哉

時宰臣謂敵衰可圖建遣泛使往請陵寢士大夫有指其非是者輒斥去之是月吏部郎中兼權起居郎張栻奏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詞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爲已乖而度之事勢我亦未有

張栻
請陵寢

必勝之形未必勝之形當在於蚤正素定之時而在於兩陣決戰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之事通而爲一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矣於是栻見上上曰卿知敵中事乎對曰不知也上曰敵中饑餉連年盜賊日起栻曰敵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中之事則知之詳矣上曰何事栻曰比年諸道歲饑民貧而國家兵弱財匱小大之臣又皆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爲之默然久之栻因出所奏疏秋七月癸巳詔鄂州建岳飛祠宇以忠烈

廟爲額從州人之請也

臣留正等曰忠義者人臣之所當然然非遭逢明聖之君則無以自顯於天下忠臣義士有訃於一時而伸於萬世身雖歿而身益彰者皆自夫明聖之君有以發揚之也雖然忠義者士氣之所繫士氣之消長國之興衰從之有天下者將以維持龜鼎以傳于千萬世不於此注意可乎
壽皇旌岳飛之忠即武昌所建之祠而錫之忠烈之號不但慰飛於九泉而已使天下之事君者皆翕然而知勸士氣其有不振者乎

甲午臣僚奏切以省官不如省事古之格言也國

崇
尚
簡
易

家循襲近世文弊之極上下苦之宜及中外正無事時丞計所以更革省去繁文漸就簡質欲望陛下委自朝廷博訪官司凡有行遣迂回者各令日下條具蚤爲更革事旣漸簡日多閑暇而以箚回萬務有餘裕矣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古今天下之治尚虛名者實效必廢崇實效者必無事乎虛名其理然也近世文移煩多自常情觀之若未足深病而壽皇因議臣之請俾之革去蓋欲天下之事皆趨乎簡易而不事乎煩苛也其旨不亦遠乎

丙午擢戶侍王佐言今之戶部即祖宗時三司

賦通融南庫財

之職國之會計出納無所不統比年朝廷創立南庫本以豐儲蓄備緩急而不知者以爲割戶部經常之費爲別庫椿積之資殊不知財之在南庫與戶部則一也今欲將戶部所入根攷括責造成簿籍勾稽驅磨俾無滲漏月終以實收支之數申奏歲終會計其盈虛或經常用度之餘有贋積剩數除量留一月約支外盡以歸之朝廷或朝廷有非泛支用亦合聽戶部開具申陳取撥不惟事切一體形跡不存亦使有無相通不誤緩急詔專委王佐攢造簿籍令陸之望同措置八月己酉新權發遣衢州胡堅常進對奏廣耀常平上曰若一州得二十萬石常平米雖有

平糴備
常糴

水旱不足憂矣卿所奏甚好新福建轉運副使沈樞進對泉州郡水旱去處乞留轉運司和糴米接續常平糴糴 上曰即爲施行

臣留正等曰 祖宗設常平之法最爲嚴密雖奉勅支移許以執奏以史考之每遇水旱凡所謂荒政者無一不舉而其積蓄最多其惠澤最廣者常平也今觀 壽皇聖訓屬意常平以惠窮困者如此豈非我 朝之家法歟

戊午新權知筠州葛祺進對論恢復大計 上曰盛衰理之必然又論東南之兵可用 上曰會稽八千人破秦在用之如何耳又論建康戰船乞修葺添

造月具數目申奏 上曰甚好已令修葺

臣留正等曰古人有言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夫當無事之時士大夫指兵爲不祥之器不復見於議論間其雍容氣象非不甚美而卒然緩急則無以禦之故無事而忘戰者君子之所甚畏也乾道之間天下亦可謂無事而壽皇以自治爲上策雖守臣進對之際而天語諄諄講求軍政未嘗少釋所謂有備無患者歟

新權知饒州江璆進對 上曰卿向來所陳鹽利甚好廣南田可耕否何不勸誘鄱陽近地大郡鄉宜加意治之如二廣 上又曰鄱陽所出瘠薄卿宜有

田南
誘廣
耕勸

戒
守
擾
百姓

云留
意遠
地監
司郡

以拊卹之。丙寅新知真州常禋進對奏寬民力事。
上曰不可擾及百姓民兵切留意。臣僚言沈年監
司郡守近朝廷者固已極一時之選而地遠者未能
悉稱陛下揀求之意今畿甸之民州縣一不得其情
則之臺之省以至撻鼓必徹而後已遠方之民縣不
見省則憇之州州不見省則憇之監司監司又不見
省則死且無告矣欲望陛下益加宸慮如除授遠地
監司郡守比近地爲加審委臺諫訪問糾劾比近地
爲加嚴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其於
天下何嘗有所間哉然而近者利病易見遠者情